

洞开

《回首二十世纪》

安哲

主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沉重的国门

开放风云卷

段政明

编

Social Phenomena in 20th-Century China

开放风云卷



本卷以历史和理性的目光审视了中国开放的血泪历程。十余篇纪实文学翔实记录了百年开放的成功与流产，现实与梦想，尤其对近十几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作了全方位的描写。

承包，给国人究竟带来了什么？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到底意味着什么？海南大气候又是怎样冲击着内地？1989年的市场狂潮又是如何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涌向外国商社，三资企业，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股票，房地产，债券在共和国不惑之年再度兴起，姓，社，与姓，资，如何区分，读者将看到围绕中国百年改革开放所发生的一切。

《回首二十世纪》大型纪实丛书

开放风云卷

洞开沉重的国门

段政明 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开放风云卷

安哲 主编

段政明 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44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0 册

*

ISBN 7—5378—1084—2

I·1062 定价: 9.80 元

目 录

【1】毛泽东以后的岁月…………… 王立新

——1978—1980：安徽农村纪实

穷得没裤子穿——迫不得已的抉择——摆脱

困境的突破——增产粮食犯不犯法——他娘

的，就这么干——《人民日报》像公共汽车，

你挤我也可以挤——包产到户没户口——18

颗鲜红的手指印——先吃花生，再开会

【59】冲向大海的起跑线…………… 倪元格等

大地急速旋转，世界瞬间万变——深圳，在十

字路口焦思——“内联、外引”——冲向太平

洋的第一步——老太太碰上好运了——吃一

顿饭、付两种钱——老板走了，自己当老板

【91】海南岛：赶海人的梦…………… 徐南铁

漫步街头，步入了公司的峡谷——一天就
刻20枚公章——做生意真难——空虚和孤
独打败了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女
人，古老的痛苦故事——算命，应运而生的新
人才——黑夜中的一颗星

【141】就业迪斯科……………张 波

世界、中国、广州——铁饭碗，过去的好时光
——是铁，就要风化——一桌两制——“炒鱿
鱼”和“炒老板”——“星期六工程师”的
崛起——就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讲钱
——“看不见的手”，敲开了大学校的门——
中国的单行道

【184】女人的价值：……………戚 鸣

——公关在中国

女人的价值历来与男人不同——受他一巴
掌，值得——心里流的不仅仅是泪水——与
其关在厩里吃到饱死，不如挣脱缰绳去撒欢
地跑死——女人做这行不容易——用钱买个
心满意足——外关易破，内关难攻——离就
离，谁怕谁

【220】中国房改备忘录……………雍 文

建筑业把自己逼上了绝路——提租补贴艰难
的起步——特困户，房改的扶贫对象——总

设计师一锤定音——人们迫不及待——无偿
分房的历史宣告结束——一场大戏即将开台

【239】 浪潮滚滚，广告改造中国 …… 李安定

心平气和谈广告——长安街上的广告战——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20万美元——大喊大叫——广告的“多”、
“滥”、“假”——超前广告

【251】 三角债的重重内幕 …………… 马役军

副总理督战三角债——拿辽宁开刀——风
风雨雨讨债人——“钓鱼工程”何时休——
“黑货现象”困扰发展——解铃要向系铃人

【264】 “洋行”里的中国女雇员 …… 杜卫东

历史不会轮回——换一种活法换一种情——
那一份无奈那一份爱——“老外”不相信眼泪
——新来的小姐要辞职——走上高高的石阶
——他是老头，可他有钱——走入误区的危
险游戏——宁愿累死，不愿困死

【314】 “迷你卡”诱惑中国 …………… 李安定

——“民众轿车”备忘录

拥有汽车——无数中国人的梦——汽车世
纪的最后机会——迟迟拿到的“准生证”——

泥沼里的无解方程——中国百姓买得起轿车
吗？——官员们会不会告别“官车”——民众
轿车中国圆梦

【334】白猫 黑猫 …………… 苏 娅 贾鲁生 ——中国改革现状的透视

五千年，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
鼠就是好猫——我们到底怕什么——好主义
不怕和坏主义在一起——不怕一万，就怕万
一——赚钱的机会到了——祸国殃民的主义
——还是邓大人敢说，说了管用

【374】中国“股市狂潮”实录…… 吕 梁 ——悄然前行的大陆

黑色风暴星期一——中国会发生吗？——深
圳危机，绝望者准备了炸药包——被6·4打
断的股市第一波——没有规则的游戏怎么玩
——公开的投机事件——普陀山和尚加入炒
股大潮——过江龙来了——股票大爆炸

【420】邓小平与新一轮改革浪潮…… 严 希

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些——春潮挟雨
早来急——长安街开放——锣声响彻大上海
——深圳，头马飞奔——“老九”成百万富

翁——铁丝网拉开大口子——从鸭绿江到黑龙江——山东“四步棋”海南再造“大香港”——南巡“有利香港”——新浪潮涌向新世纪

【433】附：大清王朝的最后改革…… 张建伟

大清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三荐康有为，慈禧不高兴——只要皇帝还活着，就不能另立新帝——谥喇一声，出师不利，五大臣只得改变出洋行期——袁世凯不负众望，踏上了改革的征途——慈禧太后心血来潮，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五大臣归国，袁世凯得意——改革官制，充满险情——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官制改革，成了袁世凯的滑铁卢

毛泽东以后的岁月

(1978—1980：安徽农村纪实)

●王立新

迫不得已的抉择

——省委六条：摆脱困境的突破

与其抛荒，不如借地给农民

飞金流火，多事的1978年之秋，带着1961年那种恐怖的色彩和死亡的威胁，向痛苦呻吟的江淮大地，向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员会，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9月1日，正是生死攸关的当口。在安徽省委机关大院常委会议室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的议题既简单又严峻！如何度

过这百年一遇的特大旱荒？

很显然，1978年秋天安徽省粮食大幅度减产的趋势是难以逆转了。旱象仍在无情蔓延，灾难仍在加剧。眼下，正值刻不容缓的秋收秋种时节，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大片土地将被抛荒，明年的早、午季庄稼就会颗粒无收。

怎样摆脱困境呢？

不仅农村干部发愁，省委也忧心忡忡，处在了进退维谷的“独木桥”上……

主持会议的是才来安徽走马上任一年半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他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农村，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上过师范，当过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对百姓一往情深。

动乱年代，万里最为功勋卓著的是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1975年整顿期间，出任共和国的铁道部长，以创造性的工作制定了一套新的决策，扭转了铁路交通混乱的局面，得到过“安全正点万里行”的赞誉。但是，到了“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1976年，他受到了猛烈冲击，罢官卸职，惨遭迫害，腿部患了严重的脉管炎，左小腿要比右小腿粗一寸多，住进医院，迟至今日尚未痊愈。粉碎“四人帮”后8个月，即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解决安徽问题的重要会议。他被派往安徽省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从此，他的命运便和江淮大地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万里，使命崇高而艰巨。

尽管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地“警告”他，不要过度劳累。然而，他拖着一条随时可能卧床的伤腿，开始了3000里路巡行。短短的三个月内，他跑遍了安徽十几个地区的县、市、工矿和农村。他

发现，虽然城市中工业萧条，秩序混乱，供应紧张，但是，安徽作为一个农业省，作为十年动乱中的重灾区，农村的问题远比城市严重得多。他知道农民手中无粮到底是怎样的焦灼，知道“拉兹们”沿街乞讨到底是怎样的痛苦，知道一家老小在贫寒的茅舍里怎样瑟索……

最令万里心惊的是金寨之行。

汽车驶进了斑竹园公社和燕子河公社交界的深山区，在一个农户家里，见到了蹲在锅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位姑娘。万里亲热地同他们打招呼：

“老大爷！”

老人未动。

“老大爷……”

老人仍未动。

万里很纳闷。

陪同的人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站起身来。这时，万里惊呆了，老人竟未穿裤子，光着下身。

他又招呼那两位姑娘，姑娘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说：“别叫了，她们也没裤子，天气太冷，就坐在锅灶口取暖！”

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天中午，万里没吃饭，他感慨万千地叹道：“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早在2月4日，大旱荒初露端倪的时候，谈到农业生产，万里曾做过言简意赅的发言。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很盛行的情况下，他结合安徽农业生产的实际，大胆地提出了“以农业为中心”。

他说——

“……农业生产有其固定的特点和规律……一定要自觉地把农业生产作为中心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生产进行。凡是有利于生产的事就干，凡是妨碍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都要改变。谁耽误了农时，谁就会犯新的错误……”

7月12日，当大旱荒已经严重威胁着安徽的时候，万里又一次从历史的高度敲起了警钟。

他说——

“……安徽在历史上搞浮夸、虚报和一平二调是出了名的，导致的教训是惨痛的。对农民严酷征购，使种田人饿肚子。历史证明：谁搞一平二调，谁剥夺农民，谁把农民当做奴役对象，非垮台不可！所以，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比什么都宝贵。只要把千百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安徽大有希望……”

一个全新的思想变革，进入了安徽省委决策的中枢。

这不仅仅是向大旱荒应战的思想的准备，也是向极左的农村政策挑战的思想的准备。

对于农民心灰意冷的状况，我们在动乱年代早就肝胆欲裂地领悟到了，然而，要真正恢复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地位，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使沉沦的绝望上升为复苏的希望，并以此为突破安徽农村困境，注入新的活力，还面临着艰难的、甚至是冒险的探索。

因为农民并不相信空洞的许诺，唯有大地的富足才是判断历史是非曲直的唯一尺度。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度过百年一遇特大旱荒的关键。

如何调动呢？安徽省委承受着诸方面的压力：指望“大呼隆”

显然难以奏效，会把安徽推向更深的水火之中，不给农民以土地的自主，要想阻止外流断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给农民少许的土地自主，势必滑向“包产到户”，这是红头文件所不允许的。作为省委一级组织，甚至会被指责为违背党性原则。

党性与人民性在这里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

在9月1日的紧急会议上，万里动了感情：“要全力抗旱，能多收一斤就多收一斤，多收一两就多收一两。保不住收成，一切都是空话！农民很穷，他们手中无钱，就是国家供应返销粮也买不起，这怎么行呢！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撂荒，倒不如借部分土地给农民……”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省委做出了一条上下兼顾，既不违背党性又不至于让农民失望的重大决策：借给每个农民三分地种菜；对播种小麦的旱地不计征购；利用荒岗湖滩种植油粮作物，谁种谁收……

一个“借”字，泰山般重量！

这是安徽省委的机智创造！

事情的微妙之处也许就在于此：迫于无奈的度荒之策，给被极左路线捆绑得麻木不堪的农民以久违的松动。如平地春雷，神奇地诱发了一场中国农村改革的漫天风暴。

“省委六条”的诞生

“借地给农民”的决策，并非一朝一夕所萌，亦非茅塞顿开所悟。如果把它比做一泻千尺的黄山人字瀑，那么，它源于凌绝顶上的霞溪。

这就是“省委六条”！

它的诞生，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

当时，大寨是中国农村必须效仿的样板，为配合“农业学大寨”运动，安徽省委专门设置了“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几乎取代了原来农委的职能。与此同时，以周曰礼为主任的农委政策研究室在密切关注着农村愈演愈烈的严酷现实。

周曰礼是个铁匠出身的农民，早年在苏北参加革命，辗转来到安徽。1961年，他曾任曾希圣同志的秘书，对那段起死回生的历史怀着难以泯灭的眷恋和执著。当“农业学大寨”运动铺天盖地、如江如潮从虎头山狼窝掌漫来的时候，他却有独到的清醒。他认定“一个模式不能套全国”，未去大寨参观，反倒去了最穷困潦倒的凤阳县蒋庄大队蹲点。为此，他挨过林彪、“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的点名批判：“你跟我们唱对台戏！”

“大寨办”和农委这两条泾渭分明的线，都直接通向省委。都在争取省委第一书记的支持。

万里处在斗争的交叉点上。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了多年，并没有给安徽省农村带来希望的转机。万里对那些“假、大、空”和报喜不报忧的材料不感兴趣。他得知遭受冷落的周曰礼熟悉农村的现状，决定在自己的下榻之处找周曰礼做一次长谈。

阴暗面被揭出来了。

周曰礼反映的农村现实一针见血：“男劳力上工带扑克，女劳力上工带纳鞋。”“头遍哨子不买帐，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这种消极怠工的状态，实际危害比罢工还要厉害，几乎是慢刀子割肉般的毁灭。说到底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的问题。安徽农村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嘲讽的歌谣：“江苏政

策稳，山东政策狠，安徽政策驴打滚。”驴打滚的结果是紧箍咒套得更紧，凋敝的安徽更没有出路。

万里颇有同感地插话道：“安徽农村的问题，比城市严重，左的问题更突出……”

推心置腹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双方都感到言犹未尽。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农委的同志问起谈话情景：压抑了很久的周日礼从未有过这般激动：“一拍即合！”

事隔不久，为了给省委的决策提供确实可靠的依据，省农委起草了一份反映农村极左路线危害严重的“绝密件”呈送万里。之所以称为“绝密件”，是因为诸多观点是有违时尚的，不得不谨慎从之。

择其要者摘录于下——

• 绝密 •

……

（一）浮夸

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上报345亿6千3百万斤，根据各方面分析研究，实产只有310亿斤。全省鲜山芋折粮按3斤折1斤算，只有34亿8千万斤。仅鲜山芋一项，就虚报了20多亿斤。

社会产量，以往每年只报5.6亿斤，近几来自留地逐年减少，有些地方归集体耕种，有的自留地不准种粮食，而去年社会产量却报到16亿斤，这一项又虚报了10亿斤左右……

（二）瞎指挥

……萧县有些靠公路两旁的生产队，本来没有水源，肥料也跟不上，种早粮比改种水稻有把握，却硬叫改种水稻，结果有的收粮很少，有不少地方颗粒无收。梅村公社王老家大队靠公路沿，

是参观的必经之路，去年午收后，这个大队公路南侧有200多亩黄豆，长有一尺多高，（领导）看了不顺眼，责令改种水稻，命令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带着拖拉机一夜之间全部耕掉了。改种水稻没有秧苗，就借秧栽，结果，颗粒无收。

（三）大搞形式主义

……何大大队，为了迎接参观，两年来光大队统一买粉墙石灰达30多吨。从去年元月到今年5月一年半时间，大队开支买石灰、纸张、墨汁、红布、宣传牌等3万多元。另开支招待费1千多元。今年2月份，为了拍摄一个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镜头，集中了1千多人搞了一个劳动场面，群众天刚明就下地，等到10点钟领导才到，拍了4个镜头，开支100多元。

……

万里认真看了“绝密件”，特意叮嘱周曰礼：“你们能否搞个针对性的政策意见？”

于是，省农委派调查组去了皖东的滁县地区。

滁县地区位于长江、淮河两大江河之间。全区辖六县一市，土地总面积1.33万平方公里，人口343万，其中农村人口303万。这里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适宜水稻、小麦、棉花多种经济作物生长。津浦、淮南铁路贯穿其间，公路水运四通八达，是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令人惋惜的是，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全区粮食总产和农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2.20%和2.61%，人均口粮只有500多斤，社员集体收入只有70元左右。全省著名的落后区“凤（阳）、定（远）、嘉（山）”就在这个地区。不少社队口粮只有300斤左右，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左右。全地区常有大批农民外

出逃荒。土地无人耕种，生产上不去，生活无着落，如此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陷入焦灼的困境……

经过大量调查，省农委在滁县地区召集了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就当前农村的突出矛盾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集体起草了“六条”，即《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的草案。

“省委六条”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所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

它触动的神经是很敏感的。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大会，逐条讨论。一石激起千重浪，围绕着省委六条你争我吵，互不相让，暴发了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

从极左恶梦中刚刚苏醒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痛彻肺腑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压力。但是，要彻底甩掉自己的枷锁，仍不是那么自觉的，还需要漫长的实践和理论认识过程。

“这不是社会主义方向！”

“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啦！”

“这样下去，会不会滑到1961年……”

持怀疑的人不在少数，形成了不小的阻力。原来准备写进去的一些更放宽的条文，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人们对极左那一套已经适应了，好像只有那样才是社会主义。人们存有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